

京剧鼓师在唱腔与念白中的伴奏艺术

■ 刘小波

京剧打击乐是京剧艺术的灵魂，京剧鼓师是京剧演出过程中的总指挥。在一部剧目中，演员的唱、念、做、打和整出戏的节奏、速度、戏剧气氛、戏剧情绪等方面，均由鼓师来掌握。鼓师的演奏水平的高低，有时会影响一个剧目的质量，也会影响某个流派艺术风格的形成。鼓师与京剧表演艺术是鱼水关系，在京剧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鼓师演奏艺术的优劣，主要体现在与演员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的艺术总体合作上。如果在这四方面有某些欠缺或短腿，就会影响演员艺术水平的正常发挥，使艺术质量下降。下面，谈谈我担任鼓师以来的心得和体会。

一、唱腔伴奏

在唱腔伴奏上，鼓师的艺术水平和艺术修养，对唱腔内容的理解程度，以及对演员演唱风格、特点的掌握，鼓套子的运用等方面，都会对演唱者和琴师及整个乐队的伴奏水平、艺术技巧的发挥、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京剧的各种板式的唱腔都有不同领鼓引领和开头、收头，而不同行当、不同流派风格、不同人物身份、戏剧情节和戏剧情绪等，又有不同的处理方法。同样一个“扎多”或“扎多衣”，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变化。例如，旦角的《宇宙锋》、《凤还巢》等〔西皮原板〕“扎多”开头，和老生的〔西皮原板〕的“扎多”开头，就有速度、力度等方面的变化。就是同一行当的〔西皮原板〕“扎多”开头也是不一样的。《文昭关》伍员的〔西皮原板〕和《武家坡》薛平贵〔西皮原板〕的“扎多”开头，就有相当大的不同。伍员〔西皮原板〕开头“扎多”，速度快、力度强、音量大，突出的是“恨”；薛平贵的〔西皮原板〕“开头”，速度中庸，有弹性，突出人物的“轻松”、“诙谐”、“挑逗”的情绪。鼓师无论伴奏什么样的声腔、板式的唱腔，各种“开头”，如，“扎多多”、“扎多大”、“扎”、“哆罗”、“哆哆”、“大”等，以及大锣、小锣的各种开唱锣鼓点等，都要与人物、行当、情绪、内容紧密相连，达到引领清楚、情感对头、与演唱、文场的合作，达到十分默契的境地。

唱腔中“鼓套子”的运用，将对唱腔的情感和艺术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。“鼓套子”太密集，就大、混浊，太少又会呆滞，不醒皮，处于被动地

位。“鼓套子”必须与唱腔融为一体，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。京剧名鼓师在伴奏唱腔上，都有自己的风格 and 特点，成为各流派艺术家的股肱。例如，名鼓师杭子和先生，在戏路上极为深湛广博，谭派、余派和杨派的著名艺术家，都曾邀他合作。他的演奏艺术，古朴典雅，腕力匀称，深厚圆足。伴奏唱腔节奏鲜明，鼓套子简练、准确、饱含韵味，与唱腔和琴音浑然一体。为程砚秋伴奏的鼓师白登云先生，“鼓套子”与程派唱腔丝丝相扣，十分讲究舒徐疾促，刚柔相济；唱腔的节奏、速度、力度和板式的转换，都在他的控制和引领下圆满完成。

二、念白伴奏

念白在京剧艺术中，占有重要位置。人们常说“千斤白话四两唱”。在京剧剧目中，念白同唱腔一样，同是塑造典型人物的有力手段，同样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。因此，著名的鼓师在念白的伴奏中，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。打麒派剧目，就要掌握麒派的喷口、咬字、顿挫、起伏、力度等独特的风格。例如，《四进士》第十场，宋士杰一段念白“……干女儿不住在干父家中，难道说叫她住在庵堂寺院。”“庵堂寺院”四个字简直是一口气贯到底，像是连珠炮。鼓师在这段念白中的最后几句用渐快、渐强的〔撕边〕将伴奏与念白推向了最高潮，达到了“一棵菜”的效果。

打马派《四进士》的这段念白，就要掌握马派的艺术风格特点，在调门、尺寸、气口语气和轻重缓急、抑扬顿挫等方面，达到清晰流畅、婉转悦耳的艺术效果。《胭脂宝褶》、《审头刺汤》等戏的念白，音乐性很强，有层次、有重点、有对比。因而，鼓师在念白的伴奏上，必须与演员的“念白”情感紧密结合，形成有机的整体。

京剧旦角、净行、老旦、小生等行当，也有以念白为重要艺术手段的剧目，在伴奏上，每个著名的鼓师都有自己的创作和风格。

鼓师的演奏贯穿整个戏的表演，与唱、念、做、打的各种表演形式、表演技巧等，有着紧密相连的鱼水关系，鼓师的一键子、一个锣鼓点，一个组合，都要与人物、行当、情绪、内容紧紧相连，达到十分默契的程度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